

上圖為本文作者（二排左一）與抗戰時期蘇北同鄉來臺之同事友好合影。

# 抗戰時期的蘇北（下）

· 唐秉玄 ·

## 「出師未捷身先死」

蘇北部隊，原有八十九軍之三十三師一七師獨立第六旅及五十七軍之一二師與各縣保安旅團游擊部隊，合共有二十萬人，歸韓德勤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名義指揮，以八十九軍為主幹。新四軍原在蘇南一帶活動，因迭次違紀抗命攻擊友軍，被第三戰區顧祝同長官下令解散，並取消番號，部份竄入蘇北南通如皋啓東泰興等

縣，活動甚烈，經韓主席與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會商，徵調大軍十二團，向泰興一帶匪軍包圍，擬一舉殲滅；詎料黃橋之役，李軍長於二十九年十月五日率眾渡河追擊，不幸殉職，獨六旅旅長翁達自殺成仁，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力竭被俘，為抗戰中蘇北剿匪最壯烈也是犧牲最慘重的一次。李軍長守維字新甫，為黃埔軍校二期畢業，戰前曾任蘇省府保安處副處長甚久，軍中頗多他的袍澤和部屬，為蘇北部隊實際的領導人，對抗日

剿匪，貢獻了很多的心血，「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識與不識，都為之一哭。其夫人馬邦貞聞訊後痛不欲生，曾企圖撞壁自盡，以身相殉，幸省府秘書長馬鎮邦動作迅速，立即趨前搶救，始免於難（其胞弟李守俊薛曼仙夫婦，現在臺中高工及臺中一中執教，為全省的優良教師）。嗣派顧錫九代理八十九軍軍長，姜雲清代理三十三師師長，紀毓智代理獨六旅旅長，蘇北實力，從此遠遜於前了。

十八集團軍蘇北挺進支隊（蘇人呼之為八路軍）原在徐屬睢邳、淮屬漣泗一帶活動，自新四軍在黃橋獲逞後，匪八路軍黃克誠即由北南犯，新四軍陳毅（葉挺在蘇南被逮，由陳負責）由南北侵，於二十九年十月在鹽城會師。筆者主持之鹽城職校，適遷回城西本部上課，雙十節凌晨，縣長郭霞軒（邳縣人，經常穿草鞋辦公，保持戰時生活，鹽人呼之為郭草鞋），保安大隊長陳浩天（後來追隨同鄉馬玉仁將軍，參加抗日游擊工作，不幸受傷逝世），連續兩次電話，囑將學生緊急疏散，匪軍南北兩路已迫近城郊，我們倉卒向西面撤退，幸免於禍。中華民國二十九年雙十節，竟不幸為共匪南北會師陷城紀念日，殊堪痛心。次月共匪「華中政治局」在鹽成立，由匪酋劉少奇（當時化名胡服）主持，蘇北方面設「行政委員會」，由管文蔚負責，「抗日大學」、「魯迅藝術學院」，亦相繼開辦，從此蘇北赤燄滔天，毒流全省（為禍情形，詳見筆者三十三年在渝發表之「抗戰期間蘇北之敵偽匪」一文）。汪偽政權下，蘇省偽府設蘇州，偽省長原為

特工首腦李士羣，嗣因綿紗管制問題，與日寇衝突，被其毒死，改由陳羣接充，所謂「死了一羣，又來一羣」，長江以北，鹽淮以南地區，表面上屬蘇省僑府，實際上歸「蘇北行營」直轄，「行營主任」，由臧焯（唐生智任訓練總監時，臧為總務廳長）擔任，嗣以與「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楊宗華內訌去職，改由「蘇北清鄉主任」張北生以「行營參謀長」身份代行職權。鹽淮以北徐海以南，劃為「蘇淮特區」，歸「華北政務委員會」管轄，由郝鵬擔任「特區長官」，僑公署設徐州，一切制度，與南京有別。三十一年，「蘇淮特區」，改為「淮海省」，僑省府仍設徐州，經汪逆多時奔走，改歸南京管轄，郝鵬去職，僑省長由郝鵬舉擔任，上海某報曾有「郝鵬換郝鵬舉，多此一『舉』」之譏評。三十二年「蘇北行營」裁撤，改設「蘇北綏靖公署」，項致莊為「

主任」，僑署設揚州，戰前項曾任蘇省府保安處處長，僑軍師團長以下，多為其舊日幹部或蘇省幹訓所學生，指揮頗多便利，對有名無實或紀律太差之僑軍，一律予以改編，李長江部實力最厚，紀律最差，經其分化割裂，李調長「軍事參議院」後，項則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另派「第一軍長」顏秀五駐防泰州，對蘇北「軍事」，尙具整頓決心，每召開會議，輒以整頓軍風紀及日軍撤退後，如何保持據點不為共匪佔領為討論主題，蘇北人士對之尙有好評。惟一般僑軍，惡性難移，少數高級僑官，雖欲做人，而終不可得，為之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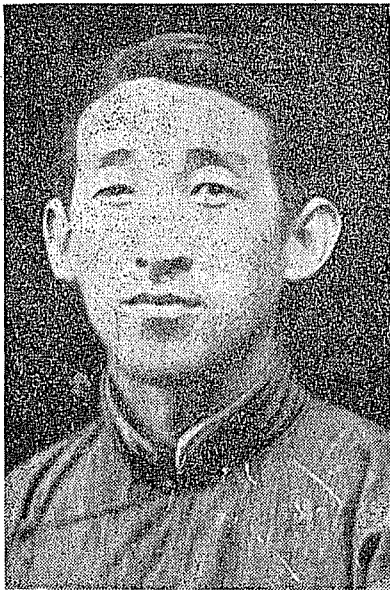
### 曹旬大捷共軍喪膽

二十九年冬，筆者以學校復課無望，偕同上岡中學校長朱奮賢過興化，除向教育廳報告外，並擬在蘇省教育學院任教，暫安身心。不料汪逆降敵後，派繆斌到泰州遊說李長江部隊，聲言「政治解決泰州，軍事解決興化」，不久飛機上送來「和平反共」杏黃旗一面，泰州易幟，李長江搖身一變，榮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成為汪偽政權下之第一號軍人，仍駐防泰州附近，興化局勢，隨之緊張。三十年二月，敵軍忽大舉轟炸，我與教育學院諸同仁以及省府秘書邢翊三省訓團教育長朱堅白等同時出城，暫避空襲，入晚警報猶未解除，朱堅白以韓主席身兼省訓團主任，尙留城內，傍晚轉回探視，是夜敵軍四面圍攻，興化淪

陷。迨朱氏第二次出城時，遭敵機射擊，不幸殉難，翌晨其同事戴輯之，洽請附近鄉公所辦理埋葬，我們驚聞噩耗，為之哀慟者久之。朱氏為鹽城傑出之士，在英倫留學多年，北伐統一初期，即膺選為江蘇省黨部委員，歷任黨政教育要職，均卓有成就，其夫人顧安蒲為國大代表，未能來臺，遺缺由鹽城人金明誠女士遞補。

興化陷敵，蘇省府又告播遷，幸防守北線曹旬之八十九軍顧軍長錫九（竹如），率同有關部隊，艱苦支撐，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與匪激戰十六晝夜，匪軍人海戰術，迄未得逞，並死傷官兵近萬人，鹵獲輕重機槍步槍約二千餘枝，造成空前大捷，陳毅喪膽，全線潰退，蘇北最後根據地——淮東終賴保存；此役成敗關係蘇北抗戰全局，顧竹如將軍指揮領導之功，將永不可沒。三十年四月，省府及各廳處，均遷設淮東地區（即淮安寶應鹽城阜甯四縣邊區），除財政廳長李壽雍（字震東鹽城人曾任江甯行署主任考選部長）駐節蘇南，派主任秘書陸家駒（字健秋，其子民仁現任臺大教授）代表外，韓主席及民政廳長王公瑛教育廳長金宗華建設廳長成靜生等，都集中淮安縣境柳城衛東莊一帶辦公，依照當時環境需要，都能在本位上力求發展。

三十一年五月，鹽城區督察專員兼縣長湯鐵飛阜甯縣長顧子衡，寶應縣長陳海波，均以貪瀆罪嫌，被韓主席下令免職；嗣委邑人郝裕捷（字翊三才氣超羣，北伐成功，即入蘇省府連續擔任農礦廳科長主任秘書及金壇流陽等縣縣長，卓著聲譽，其子兆琬，現任臺省府主計處秘書）為鹽



本文作者民國三十年任蘇北鹽城聯合中學校長時留影。

城縣長，魯同軒（曾任徐州專員睢寧縣長游擊司令，其夫人王煥文現執教彰化女中）為阜甯縣長，王化雲為寶應縣長，蘇北吏治，頓見澄清。省黨部遷至蘇南溧陽，蘇北黨務，在淮安縣境設辦事處，初由委員牛踐初以書記長身份主持，嗣改凌紹祖委員負責。

### 絃歌處處響淮東

省訓團教育長，一度由馮策擔任，旋派吳春科（子登兄泗陽人，曾任南通區行政督察專員，中興大學教授退休，現寓美國）接充，舉辦多期訓練，績效頗佳。省立教育學院，設淮安縣境柳城，仍由馮策負責，省立第三臨時中學，設在太倉，鹽城中權（一華）任校長，第八臨時中學，設在黃蕩，寶應朱稚山任校長，第二臨時中學及師範，亦在附近復校，筆者主持之鹽城聯合中學，設在鹽邑第十區趙家埔；鹽城教育，夙稱發達，戰前各重要鄉鎮，均有中學一所，抗戰初期，縣境內設有公私立中等學校十三所，奉蘇教廳令，一體予以收容，因之範圍較廣，名額較多，命名「聯中」（詳見拙作「城西回憶錄」）。阜甯淮安寶應三縣立中學，均照常上課；各校合計收容陷區學生約三千餘人。此間局面雖小，且敵偽匪環伺，經常砲聲隆隆，但在韓主席大力支持，金廳長積極領導推動之下，教育人員都能安貧樂道，絃歌處處，響遍淮東；誠為戰時難得的好現象。

淮東地區，當時能完全控制的，淮安縣有五個行政區，寶應縣有兩個行政區，鹽城阜甯各有一個行政區，方圓不滿百里，省府各廳處及各機關學校，多近在咫尺，既無高樓大廈，更無現代

設備，竹籬茅舍，環境清幽，置身其間，別有一番情趣；每日晨曦初上，「跑步！跑步！向前跑！跑到革命的大道……」的響亮歌聲，到處可聞，抗戰初起，各級學校，均有晨操「強迫跑步」之規定，一般民衆「聞歌起舞」，精神為之振奮，這是省府播遷蘇北後，環境最艱苦而工作情緒最穩定的一段時間。民教兩廳，與筆者服務之學校（鹽聯中），同在溪河堤畔（此處有涇、涇、潤、泗四條河流，橫貫其間，有小四川之稱），相距不到二百公尺，晨昏散步，兩廳同仁，隨時可以晤面；民廳主任秘書夏鼎文（字鑄禹，海州領導人物，戰前任蘇省縣長及黨務工作甚久，來臺後曾任臺省合作管理處主任秘書，筆者二十一年任該縣教育局長時多承協助），終日坐鎮辦公廳，治事認真負責，絲毫不苟，與王廳長法大同學，也是他最得力的幕僚長；教廳第一科長彭大銓（鹽城人戰前曾任鹽城南通等省立中學校長及東海社教館長等職頗著成績）本着多年辦學精神，事無鉅細，均能為金廳長分勞分憂；他們都是戰時公務員的楷模。省府秘書長馬鎮邦（漢波）民國十九年任邳縣縣長，我同時也在邳縣做中學校長，淮東重聚，倍感親切，常常談些往事，偶然也談點他個人的感受，曾對我說過一個小故事：「金崇儒做興化縣長時，叫我『漢公』，升了鹽城督察專員，叫我『漢兄』，當他做了教育廳長時，叫我『漢波』，他的官越做越大，我的身份，也愈來愈低了」，言下頗有幾許感慨。建設廳長成靜生，寶應人，是一位專家，很想為蘇北多做點事，可是此時此地，常令他與嘆「英雄

無用武之處」。戰時蘇北，在淪陷區內，固然有「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畸形現象，但在自由地區的淮東，各人的感受，也不全然一樣。

### 皖北流亡教育為先

三十二年二月，敵偽軍傾巢來犯，旅長吳漱泉團長王允聖被俘，與匪軍彭雪楓激戰時，獨六旅長李仲寰，保三縱隊司令王光夏壯烈成仁，淮東軍力，更加削弱，在敵偽匪三面包圍下，實難生存，不得已將這蘇北最後一片乾淨土放棄。部隊於三十二年四月轉移皖北整訓，省府奉令內遷，先在皖北阜陽設置辦事處（代號「永大布莊」），派賈韞山（輝亭）將軍為主任。三十三年一月，各廳處在皖北大和恢復辦公，有關人員，由皖南蘇北陸續向大和轉進。民廳王廳長請辭，財政廳長賈士毅建設廳長陳靜生，停留在重慶上饒一帶，僅派主任秘書在太和。流亡政府大家都有「無事可做」之感，致有部份人員，常以麻將作為娛樂品，排遣時間，此時此地，似亦無可厚非；「上午代簽下午到，夜間反比日間忙；四郊以外無軍事，一室之中有戰場」，這首比較通俗的打油詩，我祇記得四句，也曾流傳一時。當時山東省政府（主席牟仲珩，鹽城同鄉陳秉炎兄任財政廳長）也遷太和辦公，與蘇省府比鄰而居，皖人簡稱為魯蘇政府，流亡省外，一無土地，二無人民，要糧要伏，難免不勝其煩，也就乾脆稱我們為「嚕嘛政府」了；寄人籬下，處境艱苦，可以想見。韓主席三十二年冬由渝請訓返皖，向大家宣佈：「蘇省府遷皖北，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今後當注意教育與訓練，加強儲備人才，以迎

接即將到來的復員工作」，勝利在望，全體同仁，莫不為之振奮，辦公情緒，也隨之高漲。

淮東事變後，筆者將鹽城聯中學生化整為零，分設補習班，暫由各教師巡迴輔導。三十一年冬，率同一部份學生輾轉抵達皖北阜陽；蘇省府辦事處，設在阜陽李家大門，拜會賈主任韞山後，即轉赴太和謁見韓主席，蒙面示今後省政工作，以「教育為先」，囑多協助。不久奉令會同祁述祖兄（曾繼金崇儒之後，任興化縣長，三十七年來臺，在筆者主持之嘉義中學執教，現任政大教授，其夫人許振東為國大代表）及于峻源孫幹楨等籌辦蘇省學生招致所，搶救蘇北失學青年，三十三年四月，改「招致所」為省立第八臨時中學，在太和復課，為蘇北整個淪陷後內遷之唯一學校。省黨部遷皖南屯溪，蘇北辦事處遷設徐西鄉間，由委員苗啓平主其事，太和方面，由委員兼軍隊黨部書記長牛踐初負連繫之責，未設其他機構。蘇省軍隊特別黨部，設太和和王寨，工作人員約有三十餘名，在牛書記長踐初兄堅強領導之下，工作極為認真，對黨政聯繫，軍中教育，貢獻殊多。青年團方面，八十九軍軍長兼主任顧錫九，戍守漯河（配合湯兵團作戰，表現極佳，筆者由皖赴渝前，曾專誠訪問，略表敬意，厚蒙接待），書記劉穆非調中央團部服務，新任書記徐銓尚未到職，由組訓科長張順圻暫行代理。教育廳一度遷設蘇南，三十三年二月，主任秘書王夢凡前來皖北，代表金廳長主持廳務，在太和恢復辦公，秘書左偕康科長彭大銓，仍在皖南屯溪辦事處服務；當時有在皖北設立蘇省臨時聯合師範

### 工作完成彩霞滿天

及職業學校之計劃，惜限於環境，僅在籌備階段。三十三年四月底，中原戰事爆發，學校一再播遷，在蘇北流離之苦，又復演於皖北，蘇臨中由太和遷至豫省固始縣拱立橋上課後，筆者遂決心率同一部份學生，西走巴淪。旋奉蘇教廳指示，派我護送本屆高中畢業生赴重慶升學，連同高中肄業者計有沈裕庶、高之平、趙長國、朱養和、陳家祥、陳如倫、葛兆武、全鈺嘉、郝用沖、郝淑秀等男女生六十二名，於三十三年八月一日，由皖北界首出發，經洽請湯恩伯兵團護商隊（湯兵團為配合抗戰需要掩護商民由上海搶運物資赴渝曾有護商隊組織）便中保護，經河南駐馬店時，夜間偷渡平漢鐵路，遭敵軍追擊，全體師生幾遭不測，為西行途中最驚險的一幕。蜀道艱難，「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山村野店的兩句聯語，到處可見，頓引起人們注意，登山涉水，露宿風餐，步行四十餘日，至巴東香溪，始商准軍方，改搭差輪，溯江而上，駛過三峽，兩岸傳來陣陣歌聲：

拉絳復拉絳，行行路已遠；  
顧視掌舵人，舵也掌得穩；  
有舵自有方，涉險要能忍。

這是一羣流亡學生，逆水行舟，臨時上岸措絳，邊拉邊唱的一首拉絳行歌，曲調堅穩，詞意深長，令人感動。一行橫越中部五省，歷經四十餘縣，於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安抵抗戰聖地——陪都重慶，大家欣喜若狂。登岸後，巧遇鹽城同鄉王慕尊白雲兄（中山大學法學院第一屆中山獎

學金留學英倫），承他熱心嚮導，暫住旅渝江蘇同鄉會館（旋遷教育部青年招訓所）。筆者隨赴教育部謁見部長陳立夫先生，報告戰區教育情形，蒙慰勉有加，當即奉派在教部擔任戰區教育視導工作；隨來之學生，經甄試分發各國立大專院校深造（來臺者今已甚多成為國家中上級幹部），原在高中肄業者，則分發各國立中學繼續攻讀；部份欲就業者，承蒙葉秀峯先生（中委嗣兼調查局長）周厚鈞鄉長（交通部航政局長）及于錫來學長（組織部人事處長）等分別設法安置，厚情可感。

這批江淮子弟，不願做敵人的奴隸，背井離鄉，跋涉萬里，冒着生命危險，追隨西來，當我看到他們都有適當的歸宿，替戰時蘇北做完一件很重要的事，心中有說不出的輕鬆，比誰都感到欣慰，不禁高吟：

耕耘，播種；  
月月，年年；  
工作完成，  
長歌歸去，  
彩霞滿天。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筆者奉調接收臺灣教育，十月九日，由渝乘機東飛，僅數小時即抵達臺北，十月二十五日，參加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受降典禮，親觀日人俯首投降，多年積恨，頓感消失，為生平最大之快事。歲月匆匆，濫竽臺省教職，忽又三十餘年，西望故園，豺狼遍地，大陸同胞，仍陷水深火熱之中，深願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發揚抗戰精神，消滅萬惡共匪，重建我們的鄉邦。